

shengying

蜃影



中短篇小说集

侯大康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I247.7
1329

Shen ying

蜃影

侯大康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屨影/侯大康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

ISBN 7-5033-1889-9

I. 屨… II. 侯…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9709 号

书 名: 屨 影——中短篇小说集

作 者: 侯大康

责任编辑: 李 亚

装帧设计: 晓笛书籍设计工作室 李春岭

责任校对: 木 耳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281 千字

印 张: 10.875

插 页: 1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889-9/I·1486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乘化以归尽 乐天故不忧

——代自序

我老家是绍兴属下的诸暨，谁都知道这是出美人也出文人的地方，西施和苎萝村、浣纱溪成为世代不绝的传唱。我没有见过自己的奶奶，仅从老旧照片上看到老人家的慈祥面容。奶奶可能谈不上貌美，但在我心目中却光彩照人。只说一件事吧。抗日战争时，日军曾侵入我们村子，有一伙日本兵还住进了我家。村里人基本上跑光了，我奶奶不跑。她说，家要有人守，死也要死在家里。那是个冬天，家里照常在秋后要做几缸黄酒。奶奶守着老屋，也守着一缸酒——就坐在酒缸边，手执吊子自顾自地吊酒喝，不管睬这些不请自来的倭兵们。日军在诸暨烧杀抢掠，史称制造了十大惨案，我们村却侥幸躲过毒手。有一天，日本兵不知从哪里搞来猪油，熬熟后装在一一只瓦缸里，准备慢慢食用。我奶奶趁这些兵不注意，把盛油的缸倒过来，底朝天地放在院子里一大堆废旧缸罐中。日本兵到处找不到油缸，来问我奶奶。她在酒缸边把自己好像喝得差不多了，装作听不懂鬼子兵的鸟语，轻易搪塞过去。这伙倭兵直到离开我家也没发现近在咫尺的这缸油。日本兵撤走后，奶奶把缸翻转过来，搬进了灶间。冻得硬硬的一缸猪油让一家人享用了好长一段日子。

怎么样，有点意思了吧？！其实我们家有意思的故事多呢。然而，我并没有在家乡真正生活过，每次回家祭祖扫墓都来去匆匆。故乡在我印象里，是清澈的小溪、葱茏的鸡冠山、依山而筑的田垄、随处可见的银杏树和香榧树，还有村口那座嘉庆十四年

皇帝御笔的精致而古旧的“御史第”门楼，还有与漂亮的农家小楼相邻却舍不得拆去的老屋，以及老屋阁楼上随意摆置的器物。这些器物都是有年份的，上面墨笔楷书着“民国×年、××年”。老旧的箱笼里堆着民国甚至更早的字画书报，任虫咬鼠啃成纸屑碎末也不清理出去，好像这百年的碎屑也能装点这个旧时耕读世家的门楣。

我父亲是乡下饱读诗书的人，也是村里出名的不安分的人，没赶上科举，无以成就功名，又不安于在乡下当小学校长，就带着我的母亲也带着“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的文人理念，离开故土，来到省城杭州和华埠上海。一段中学校长的经历后，在“淞沪抗战”的炮火中，又离开上海，逃兵灾辗转转到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磨难是当然的，但这种游历好像也挺符合父亲的脾性。最后到了武汉，终于走累了，于是就在他参加建设的著名的长江大桥边，停止了人生的跋涉。

脉管里流着父亲那充满活性基因的血，我接过父亲的行囊，也像个行色匆匆的旅人，不安分地用脚丈量着生命的里程。从父亲躺下的汉阳龟山脚下开始，我一路走去。当一大片原始而古朴的紫红色土地出现眼前的时候，内心里惊异和狂喜曾是何等的强烈。南昌的街头已无法捕捉当年的红色风暴，赣江也不似想象中那般波涛汹涌，相传中的洪府滕王阁早不见了踪影，当年少年王勃所描述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的景致，也只能在怀古的心襟里去暗自揣度，只有年年盛开的杜鹃花光彩依然。

人生驿站，最不能忽略的是地处赣西的新余。我生命中宝贵的十来年留给了这个城市。从武汉刚来到这里，孤陋寡闻的我才知道中国还有这么小的城市！“城里炒芝麻，城外闻得香”。街道除了青条石板就是土路，天降大雨时甚至可以在大马路中的水窝里捉到小鱼和泥鳅。但不凡的是这小县居然容纳下了两座钢铁厂——一个在城外一个在山里。更始料不及的是，后来它长成大成

了新兴的重工业城市。在这里，我几乎阅读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当然我家也是这场政治运动的首批受冲击者；在这里，我以很滑稽的方式完成了中学的学业，也很偶然地躲过上山下乡摇身一变成了工人阶级一分子；在这里，我干过世间堪称最苦的翻砂工，且是在小钢铁厂几近原始的作坊式工棚里学徒三年；在这里，我懵懵懂懂地踏进了县委大院，第一次似懂非懂地感受到社会的多棱镜和纷呈的众生相。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我结识了一大批各形各色但感情始终如一的朋友，以至于有人说，如果在新余火车站的出口高台上大呼一声侯大康的名字，肯定会有人站出来说自己是他的朋友。这话真的不会太过分。要知道，说这话的时候，距离我离开这个城市已经三十年了。

大学毕业后，在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穿上军装，让人简直像做梦一般。南昌陆军学院美丽的校园里又留下了我十年光阴。雄性世界的摔打，我更像个男人了。处于市郊望城岗的学院所在地，是个有意思的地方。据当地老倌说，早年还是荒山野坡时，有个看风水的老道士就在这里吐出一句谶语：“这个地方会出一斗芝麻官。”后来国民党在这里建了国立中正大学，再后来又成了解放军的指挥院校。老道士的话得到了应验，只不过引起后人争议的是：老道士的意思到底是“一斗那么多的芝麻小官”，还是“一斗芝麻那么多的官”？事实上，这里不仅出了像一斗芝麻那样多的陆军排长连长，而且还走出了两位大军区的司令员，而且还走出了共和国的伟人——学院中央绿树掩阴的小山包上有一栋砖石院子围着的两层青砖小楼，这是“文革”期间邓小平和家人下放江西时住了一千二百多天的“牛棚”。痛苦的历史思考和留下的许多故事，使小楼以及向东延伸出去的小道、还有学院围墙外破旧的农机厂，成为了红色圣地。我到学院那会儿，小楼当招待所用，还没有成为陈列馆。我经常躲在这个平素极为清静的地方睡觉读书写材料，听着树上的蝉鸣鸟啼，看着四季的花开花落，尤其是躺在简陋的木质床上，两眼出神地盯着龟裂的天花板，心

会悠悠地浮起，灵与肉亦渐渐分离，意识到与曾经住在这儿的伟人交流和对话，甚至伸出手去就可以触摸到一个伟大的思想。小楼春秋，有如早年主人的风范心性，至少在表面平静而淡泊、平凡而朴素，一时间会觉得无异于乡间农舍，让人不事拘谨和窘态。青年的我在此地虽然还不至于随便到拿大顶折跟头的地步，却也有过多次豪饮醉酒狂言的经历，只有面对远道而来的“朝圣者”时，不可少地要做出一些庄重来。

红土地让我那样地眷恋！年年清明前后映山红和槿树花开放的季节，我都会向往得整夜难眠。前年适逢花季，我回到赣西居然久久地迷失在野山之中，为众多朋友不解和取笑。被上游钢铁厂严重污染的袁河，曾是我钓鱼游泳的天堂，多少年来这条曾经清澈甘美、充满生机的袁河经常流淌在我的梦里，在友人的电话中我时常会询问“河水清了吗，河里有鱼了吗？”还有，我所有的爱情故事似乎都发生在这片红土地上，离开了它，连爱情似乎都失去了光泽。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而我的“营盘”却是流动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时候，我来到了石头城。第一次看到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我不由百感交集——父亲如果不是匆匆辞世，我家早已来到这座城市，这座桥也将镌刻上他的心血和汗水。独自静思，就会觉得冥冥中的命运玄机，让你感动却又让你不完全悟透。

南京，要让我说出对它的感受，我会脱口而出“院子”。不是吗，金陵城从六朝可能更早就开始修院子，明朝朱元璋算是筑了一个至今还雄气万丈的硕大的“院子”。之后，清朝修了两百多年，民国又修了几十年，以至于我们今天走进一个大院子，就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还得一道道进几个小院子。南京十年，我也不外乎出了这个院子，进那个院子，从那个院子又回到这个院子，最后再折过头又去那个院子。当然，我进出的院子都非同小可，说出来足以让少见世面的人跌个跟头。比如卫岗五十五号前线文

工团大院，尽管斗拱式古香古色的牌楼上已不见蒋介石当年亲书的“亲爱精诚”四个大字，但你摸着的任何一块石头或者一棵大树，就可能摸到了一段久远的历史。一九二八年宋庆龄、宋美龄收容起北伐战争阵亡将士的子女，在这里创建国民革命遗族学校，自任名誉校长和校长。由于学校条件优越、环境优美，加之西式教学方法，被国际友人盛赞为“东方第一所新兴学校”，也是宋美龄自认为“一生最满意的一件事”。不过，原本要成为“治国平天下”将帅之材的这些遗族子弟，在喝多了美国进口的黑白花纯种奶牛的“洋牛奶”后，结果不少人成了与支撑民国政权毫无关系的奶牛专家之类的角色，真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我曾经先后两次进出这个院子，在这里服务近六年。因此太了解，就在一九五五年以来的这半个世纪它也可可是了不得！隔三差五地生产诸如《霓虹灯下的哨兵》、《东进序曲》、《虎踞钟山》、《丰收歌》等里程碑式的文艺作品不算，还连绵不绝地生产出“几世同堂”且至今叱咤在全国艺坛的重量级艺术大家。别看这院子里的人平素闲散得有点儿漫不经心，其实个个灵性十足，今天“跑龙套”的小伙靓妹明天保不准变成了“大腕”，大门口故意与卖桃卖瓜小贩抬杠的说不准就是名气显赫的舞蹈家或作曲家，就连拎着几棵青菜进出的老人也千万别轻视，仔细一瞅，不定就是常在荧屏银幕上亮相的“明星”。而且这个大院还是许多类似“选妃”、“税案”等广为流传的故事的原发地，使它在几许圣洁神秘之上又添加了一抹谐趣。

当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我已经被“外放”到滨海城市南通了。我发现，这里的人长得漂亮，可能得益于湿润的气候富庶的物产良好的教育，还有丰富的江鲜海鲜，无论是女孩儿还是男孩儿，都是皮肤细嫩身材高高挑挑；这里的人还很长寿，百岁老人近五百位，因此“万岁宴”也只有这里能举办得起来，可以想见百位百岁寿星穿着大红缎袄聚在一起吃喝是何等撼动鬼神的情景；这里的人也很“恋巢”，在外功成名就事业发达，许多人还

像候鸟一般飞回故乡的草窝，甚至宁肯放弃外面世界的美好前程，义无反顾地扑向祖辈生于兹长于兹的热土。南通人还很懂得自我推销，外地客到来的第一时间，脑子里或许就已经被狠狠地烙上了“一山一水一城一人”的印迹。“一山”是狼山。南通人热情地告诉你，这是佛教“八小名山”之首，而且广教寺里的大势至菩萨“照远不照近”，特别关照外地客人。说来也怪，从连云港到舟山群岛漫长的海岸线基本上都是平原滩涂，只是在南通以狼山为首有五个山包突兀而起，猛一看就像平地上无由来地聚生出一堆蘑菇。八卦先生无不盛赞这里好风水，因为五山意味着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一水”是濠河。后周显德五年（公元九五八年）因筑城取土形成今天的濠河。南通濠河是国内规模最大、保护最完好的护城河，全长十公里，弯曲迂回，绕古通州城流动，沿河文峰塔等众多古建筑装点着幽美宁静的景致，而现代建筑又十分自然得体地融入其中，水城一体，古今交融。因而，这里既有了“塔影倒悬明月里，扁舟一叶一诗人”的文人雅趣，又有了“最是夕阳人问渡，临溪争唤卖花船”的市井映照。“一城”指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这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建筑学家、城市规划学家吴良镛先生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他耄耋之年为南通、当然也为近代中国城市建设发展史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他在洋洋万言的研究论文中认为，张謇是“中国城市建设道路的探求者”，南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它不同于租界、商埠或列强占领下发展起来的都市，而是中国人基于中国理念，比较自觉地、有一定创造性地、通过较为全面的规划、建设、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他甚至把张謇（一八五三~一九二六）与同时期的近代城市规划先驱者英国人霍华德（一八五〇~一九二八）相并论，认为在思想上、历史条件远远落后于西方的情况下，张謇建设的南通，与霍华德所经营的新城（莱奇华斯 Letchworth 与 韦林 Welwyn）时间相若，在内容与规模上竟能互相媲美，这不能不说是奇迹！“一人”无疑是张謇先生。四

十多岁才中状元、先后任过高官的这个南通人，后来辞官不做，恋巢回乡，寻找实业教育救国的梦想，说来还算个“状元下海”、“官员经商”的典范。张謇先生在家乡干了太多“中国第一”的事，终使他和南通交相辉映，真是“城因人而兴，人因城而名”。张謇在南通就像红太阳一样，若是评选“南通之父”，举城官民定会投他满票。毛主席语录可能被人忘得差不多了，但有一条“语录”在南通男女老少都能背出来，那就是：中国工业发展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环城南路一号沿濠河风景如画的不大院落里有两栋中西合璧的小楼，西面是张謇的三兄张督的故居，叫“城南别业”，建于一九〇二年，东边是张謇的银行，两座建筑都有百年历史。尽管楼房陈旧，那座银行尤显年迈破败，但那青砖黛瓦、西式雕刻、铁艺廊台固执地透出当年的阔绰和气势。我们心安理得地踞于“文物”之中，终日与历史遗迹相伴。我办公室看出去，是迎春花、夹竹桃、广玉兰和香樟、梧桐，还有数十米长浮雕组成的河缘风景带，每年夏秋早晚无数的鸟雀在前面的树上聚集，千百只鸟喉发出的兴奋啼鸣就像农贸市场般的嘈杂。越过宽阔河面是张謇故居“濠南别业”。这座一九一四年落成的洋楼，与“城南别业”隔河相望，是建筑师孙支厦参照慈禧太后休憩的英式畅观楼图样设计建造的，十分轩昂壮观。院门内遍植花木，洋楼南面平台两侧各有一株紫藤，花色一紫一白，为建楼当年所植，亦有百年，如今老干苍虬，粗如巨蟒，一直爬到三楼阳台顶棚上，每逢春天花开烂漫，满架紫白喧闹。当年梅兰芳应张謇邀请来南通演出，就住在这里。张謇对梅兰芳欣赏痴迷到了每场必看、而且梅每唱一出张就赋诗一首的程度。难怪梅兰芳临别回赠诗曰：“人生难得是知己，烂贱黄金何足奇。毕竟南通不虚到，归装压满鹓公诗。”这座曾经见证过近代历史、发生过许多风云故事的精美建筑，现在已经辟为“南通博物苑”。每天清晨我都在这里晨练。

当我围着花木扶疏的英式洋楼长跑、或是登上爬满青藤的高高平台时，就会觉得自己与这座建筑、这座城市、这段历史多么地贴近，甚或融为了一体。

像一株不扎根的浮萍漂到苏州，那是一年前的事，当然没有定性并不是我的责任。这个古老美丽而文化深厚的城市，读一读那旧时底蕴的街巷地名就叫人遐想，看一看那接踵比肩的粉墙黛瓦就让人冲动，听一听那柔媚如水的昆曲评弹就令人陶醉。这些年它又成为“长三角”的经济重镇。它太精彩太艳丽，它也太渊博太厚重，与故乡绍兴以及杭州又那么地相似，竟使我无以用言语和文字来准确表达内心的感受和冲动。到了这里，听着似曾相识的吴侬软语、看着似曾相见的风物人情、邀着似曾相知的骚客文友，迷离中仿佛回到了梦中的故园。

尽管不停地跋涉，我却离不开水，就像离不开空气一样。到苏州后，突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水草丰美的地方，而且自己的人生轨迹一直没有离开长江！不是吗，我一路走来，有如长江由西向东一路流淌，武汉、南京、苏州、南通。这些城市就像蓝色项链上的一串珍珠，而南昌则是由赣江穿起来挂在项链上的一枚玉坠。苏州江河纵横交织，湖泊星罗棋布，八千四百多平方公里的面积竟有两千八百多平方公里是水面。长江、京杭大运河和太湖三大水系，三百多个湖荡，两万余条河流，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水城”、“东方威尼斯”。有机会我就会去看我的长江。外地朋友来苏州，我也会带他们去水边走走，除了无比宽阔的长江外，还有太湖、尚湖、阳澄湖、金鸡湖等等，让他们看看“我的生命长河”，还有“苏州的大海”。太湖那万顷碧波、点点渔舟，长江那款款逶迤、浩浩荡荡，无不让我友人、还有我醉倒在岸坡的花丛中。

生活真奇特，回首往事，人往往忽略了苦难，而记住的是绚丽。陶渊明诗曰：“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让自己的生命顺应自然，实现人生意义，

也是很快乐的事。况且命运对我偏爱和眷顾，使我拥有的那样多光耀和精彩。这些都是不能辜负的。人有了一点小智慧，加上又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最好的寄托和移情就是写作，所以，只有用笔来反哺生活的恩情和关爱。

二〇〇五年八月 于苏州东百花巷

目 录 CONTENTS

1	乘化以归尽 乐天故不忧
1	舅舅的一段革命经历
48	公社故事
106	斑斓的兵歌
117	狱事二题
133	彩玛瑙
151	蜃 影
215	圣殿和小说家
240	两度昆仑
265	百合渡
301	艾 桑

舅舅的一段革命经历

舅舅是在仗打得最痛快的时候被叫下来的。

舅舅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的娘老子，也就是我母亲，也于前两年过世了。娘老子生前讲起她这个老弟，就会用一种像似嘉许的口气讲：你舅舅哇，一只蛮崽！我记忆中舅舅是个军人气质很强的人，就是到了晚年，他那腰板也是挺挺的，以至于小时候我有时会伸出小手偷偷地摸摸他的腰，看看那腰上是不是绑了一块铁板。

舅舅每回讲到那次从战场上被叫下来，总是沮丧得用他那骨节粗大的手指头叩脑壳。舅舅十一二岁时，按他的讲法是“卵包上的毛还有长出来”，就从江西的赣南当了红军。一直到解放战争，掰指头算也有十来年，打了十多年的仗，少有打得这么痛快的仗，真是的。舅舅讲，那时候他对么子都有兴趣，就想带着部队，一口气打到南京城，把蒋介石捉起来，然后反绑起两只手，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游街。可是偏偏这个时候，纵队一个命令把舅舅从战场上拖了下来。舅舅的情绪是可想而知的。

舅舅带着警卫员小虎急急火火往纵队奔，美式小吉普一直冲到纵队机关大门口，把大门也堵了，大门卫兵气得同小虎差点儿打起来。一进机关院子，就看到纵队政治部的朱主任。朱主任在批阅文件，左手端着一只大把缸。朱主任抬头看到舅舅这边嘴里的“报告”还有叫圆，那边两条腿已经进了门槛，就笑，张团长还是那个毛病，屁股后面像似有鬼在追着打。说着顺手把大把缸

递了过去。舅舅不客气，接过就呷，连茶叶一起呷下去。呷完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送给主任。主任看看说，派克，还不错嘛。舅舅说，一支笔，对首长不稀奇，可是这支笔有点意思，是从国民党一个团长那里缴获的，那人在美国受训时因为成绩了得，美军校长特地赠送他这支笔。主任把笔细细看了看，还真发现笔杆上刻画着一行歪七扭八的洋字码子。

接着，舅舅就问朱主任做么子找他来，讲这仗正打得得意，叫我下来不是抽我的筋吗？主任不以为然，说仗打得好的团多哪，打得好的团长多哪，以为独独你是条龙哇。轻飘飘一句话，噎得舅舅吭不出声来。主任倒像似闲人一个，又抓一把茶叶丢进大把缸里，冲满开水，放在两人中间，谁要谁喝。之后，他说，听说张团长兴国山歌唱得好，唱一曲来听听。舅舅莫名其妙，眼睛瞪得圆圆的，以为主任在说笑。但看样子，他就是要听。舅舅想，这个首长今天有点儿蛮不正常。再想想，也想通了，朱主任也是赣南人，虽不是一个县的，也算得上老乡。怕是老乡首长想家想疯了。于是托起把缸大喝了一口，清清嗓子，扯开有些沙哑的喉咙吼起来：

憨包崽打藤包
要去做凉粉
藤包冇箩箩装呀
吆过来小姑崽
扯下姑崽的衣裳
眊到两只藤包……

朱主任一边听一边笑。舅舅唱完，又要端把缸呷茶。主任挡着他的手说，再来一曲健康的。“还想听？”“还想听！”

舅舅又唱道：

哎呀来——

同志哥起早去操兵嘛

练一身好本领

大刀舞得圆嘛

砍倒地主豪绅

火铳瞄得准嘞

打死他“刮民”兵

哟喂——

舅舅这最后的“哟喂——”又高亢又悠扬，可见小的时候有少听过也有少唱过。主任忍不住拍起巴掌来，一个劲儿地叫好。舅舅很得意，怎么样，老子这个仗打得好，这个歌子也唱得好！

主任连连说，就是你了，就是你了！接着，朱主任宣布了一项让我舅舅差点儿出溜到桌子底下去的命令：到纵队文工团去当团长！

那一刻舅舅的模样，我都能想象出来。舅舅是又敬礼又作揖的，又是“首长”又是“老乡”的。见说不动主任，就跳起脚来嚷着要去见司令政委。朱主任笑着说，司令政委早料到你这两下子啦，他们不见你，还撂下了话：张二牛不愿当文工团长，让他去喂马。

舅舅真正像似被抽掉了筋，从里面出来有了来时的狂气。两手把军帽拧得像似麻花。看到刚才还扭在一起的警卫员和卫兵，热乎乎地圪蹴在旮旯里抽烟聊天，换下了岗的那个卫兵还从怀里掏出烧饼给小虎呷，舅舅火气就蹿了上来，把帽子朝小虎狠狠砸去：你倒变得快，他娘的狗日的！

舅舅唱歌子是会一点子，但是到“戏班”去当“班主”，那也真格是让鸭子打鸣让牛牯上屋——天晓得的事。在我的老家，民风强悍且民俗文化丰富。民间流行对山歌和采茶戏。年轻的后

生崽跟女姑崽用山歌来打情骂俏、传情扑臊，就连年衰的、拖鼻涕露卵子的，也有事有事吆几句吼几声，泄泄肚子里的浊气。娘老子告诉我，舅舅小的时候生性顽皮，上屋掀瓦下田捉蛇，白天爬树晚上作怪，同一帮细伢崽满世界地疯，在老家屋塘里是有名的“飞天蛮崽”。屋塘进了戏班，戏班和戏台就成了这伙细伢崽的家，经常偷些油彩抹得满脸像似鬼，到处吓人。平时后生男女对山歌，这伙邪头邪脑的伢崽也经常凑过去捣鬼。比如哪个女姑崽在唱：后生哥哥你在哪里？躲藏在芭茅丛里的他们就一齐唱道：哥哥怕你这只臊婆哩！如果哪个后生崽唱：姑崽你现在躲哪里？他们就会捏着细喉咙管假装女声一齐唱道：就在你屋里的梆床上哩！……

舅舅从战场上下来到纵队文工团上任，冇让人来接，也谁都冇带，警卫员小虎在离文工团驻地老远的地方，就让舅舅接过背包撵回去了。

舅舅到了大门口就扯着嗓子喊：老子来报到了。

这是农村屋塘里的一个大祠堂，文工团的同志都在。听到有人说“新团长来了”，大伙都站了起来。舅舅一看，个个眼睛都红红的，像似兔子，心里就别扭——进门看到一张张哭丧的脸，你讲烦不烦！他的脸就拉得老长老长。这时文工团的教导员方向过来，接过舅舅手上的背包，语气沉重地告诉他，刚开完老团长王英同志的追悼会。说完，教导员的眼睛又模糊了，他一只手摘下眼镜并用手背擦拭眼角的泪水。他这一落泪，又引来祠堂里一片啜泣声，几个女同志和细伢崽忍不住哭出声来。

舅舅碰上这场面，觉得蛮尴尬，喊不能喊，吼不能吼，骂更不能骂，劝又不会劝，光是心里烦。按他的性子本来想讲，人死了就死了，部队打仗日日都死人，哭得过来吗？哭又冇么子卵用，烈士我们记住他就行了。可是话到嘴巴边上，又咽了下去——宽大的祠堂里男女老少统有，简直就是婆婆妈妈的，就晓得这种话在部队好讲，在文工团可能不太合适讲。纵队朱主任先